

「打」的形、音、義衍變遞嬗探微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

任何一種語言構成一個歷史時期的詞匯系統的主要成分畢竟是那個時期中使用得較多的常用詞。王力在《新訓詁學》中認為「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只要它在社會上佔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¹ 近年來常用詞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本文擬就現在使用非常廣泛的「打」的衍變遞嬗從形、音、義、結構諸方面略作考察以求教於方家。

一、「打」的字形

打，今本《說文》不載，北宋徐鉉校定《說文》，新附的手部十三個字中有此字，云：「打，擊也。從手，丁聲。都挺切。」胡明揚《說「打」》一文說「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曾引《說文》釋『捶打』之『打』，曰『以杖擊之也』。那末，原本《說文》也許有『打』字，」² 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亦云：「《一切經音義》(六)『打，音頂』，引《說文》，『以杖擊之也』。本書《手部》無『打』，或是『打』下『一曰』之義，為各本所遺。」梁光華《唐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一書指出莫氏所說，「唐本及他本迄今未見，姑存之，有俟通者裁之。」³ 檢玄應《一切經音義》原文為「之藥反，下音頂。《說文》：「以杖擊也。」⁴ 考《說文》：「捶，以杖擊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釋《大寶積經》第二卷和卷十六《佛剎經》中卷及轉錄詳定窺基所釋《妙法蓮花經》中「捶打」之「打」引《說文》亦皆為「捶，以杖擊

1 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21。

2 胡明揚：〈說「打」〉，《語言論集》第二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54-202。下同

3 梁光華：《唐本說文解字木部箋導注評》（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45。

4 此為玄應釋《妙法蓮華經》第一卷中「捶打」的釋文，「以杖擊也」，磧砂藏為「以杖擊之也」，高麗藏與今本《說文》同。本文所引玄應《一切經音義》據上海影印宋板藏經會1935年據西安開元、臥龍兩寺藏宋磧砂藏影印本，並參校《中華大藏經》所據趙城廣勝寺金藏影印本和高麗藏本等。下簡稱《玄應音義》。

5 本文所據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獅谷白蓮社藏版《正續一報經音義》本，並以頻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4冊參校。下簡稱《慧琳音義》。

也。」⁵ 玄應引《說文》所釋似為「捶打」之「捶」字。⁶

《慧琳音義》釋「打」字數引《說文》，如：

《說文》闕也。	卷三釋《大般若經》第三百三十七卷捶打
《說文》：「從手丁聲也。」	卷八釋《大般若經》第五百六十六卷搥打
《說文》云：「擊也，搥也，從手丁聲。」	卷十六釋《大方廣三戒經》搥打
《說文》云：「打，撞也。」	卷九十三釋《續高僧傳》第十二卷打刹

慧琳所引《說文》釋「打」之文不盡相同，可能是他憑記憶所及隨手引用而以他書所釋誤為《說文》所釋，⁷ 也可能唐時流傳的《說文》已載有「打」字，慧琳在編纂佛經音義時先後使用了不同版本的《說文》。其所引「打，撞也」，今本《說文》為「杙，撞也。從木，丁聲。」考今存《說文》最早版本唐寫本木部殘卷為「杙，撞也。從木，丁聲。亭。」《玄應音義》卷三釋《放光般若經》第十五卷「牢敵」之「敵」引《通俗文》云：「撞出曰打。」⁸ 打，《慧琳音義》卷九轉錄玄應所釋此文為「杙」。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撞從手，各本誤從木從禾，今正。《通俗文》曰：『撞出曰杙。』丈鞭、丈莖二切，與《說文》合，謂以此物撞彼物使出也。《三蒼》作敵。《周禮·職金》注作擗，他書作敵作斂，實一字也。」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云：「『撞也』，二徐及他引皆作『撞也』。撞訓『帳極』，非次。段玉裁注亦改『撞』。」「《類篇》：『杙，楔也。』亦即段說『以此物撞出彼物』之義，黔蜀間啾撞出物曰棍，或呼如挺，或呼如頂，皆宜用『杙』字。考《玄應音義》卷八釋《月光童子經》「相敵」之「敵」云：「古文敵、斂、擗三形，今作杙⁹，同。丈衡反，謂斂觸也。」擗，義為山梨，似為「擗」之誤。《廣雅·釋詁一》：「擗，刺也。」王念孫疏証：「擗者，《說文》：『打，撞也。』杙與擗同。」《廣韻·耕韻》：「擗，撞也，觸也。」莫友芝說黔蜀間呼撞出物曰棍，亦即《類篇》所說「楔」義，《玄應音義》卷十釋《大莊嚴經論》第十一卷中「撞觸」云：「棍觸，又擗敵。敵觸亦作敵。」考南朝宋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棍撥之，應手灰滅。」蕭統注云：「《說文》曰：棍，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棍〔也〕」¹⁰ 敵、斂、擗、棍與杙皆有

6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九釋《根本說一報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卷中「捲打」之「打」引《說文》云「以杖擊也」，似為誤引，抑或所據為其時所傳《說文》別本，謹錄以備考。

7 如慧琳釋《大寶積經》第十六卷「打治」云：「打，吳音為頂，今不取。《集訓》音德冷反。《廣雅》：「打，擊也。」《埤蒼》：「搥也。」白降反。《古今正字》云從手從丁聲也。」其所引《埤蒼》釋「打」為「搥也」，《古今正字》為「從手從丁聲也」。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指出慧琳釋《大方廣三戒經》卷中「搥打」的「打」字所引《說文》云「擊、搥」二義，「出《廣雅》，非《說文》也」。

8 撞，金藏和高麗藏本為「撞」。

9 杙，積砂藏，永樂南藏誤作「擗」，此據高麗藏本。

10 《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36上欄。

「以此物撞彼物」的「撞觸」義。

據胡明揚《說「打」》一文說，現存文獻中最早出現「打」字的是東漢王延壽《夢賦》中的「撞縱目，打三顛」。《玄應音義》引《蒼頡篇》有「椎，打物也」，如果這條逸文可信，「打」字早在秦代就出現了，但是我們很難肯定這一點。考佛經音義引《蒼頡篇》等釋「打」尚有：

《蒼頡篇》：「椎，打物也。」	《玄應音義》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一卷金椎
《蒼頡篇》：「椎用打物者也。」	《玄應音義》卷二十二釋《瑜伽師地論》第四卷椎棒
《三蒼》：「椎，打也。」	《玄應音義》第二十五卷耐椎
《蒼頡篇》：「輕打也。」	《慧琳音義》卷三十五釋《一字頂輪王經》第一卷打扑

據佛經音義所引，玄應和慧琳所見《蒼頡篇》中很可能已有「打」字。又據林巽培《從漢簡蒼頡篇論漢志急就正字問題》一文，阜陽出土的漢簡《蒼頡篇》中有「杙」字，¹¹ 鈕樹玉《說文新附考》認為「《博雅》『打』訓擊又訓楛，《玉篇》無『打』字，《廣韻》上聲四十一『打』都挺切，擊也，又都冷切。按《說文》『打』訓撞，次在『楛』下。『楛』訓擊，則『打』義亦相類，《說文》次序率如此，則『打』即『杙』之俗字矣。」段玉裁指出「杙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挺二切，近代讀德下切，而無語不用此字矣。」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亦說《說文》「杙」訓「撞也」，與《慧琳音義》卷九十三釋《繼高僧傳》第十二卷中「打刹」的「打」字時引《說文》「打，撞也」相符，「惟隸變以手旁易木旁耳。」胡明揚《說「打」》一文說，「要承認寫法不同的兩個字是同一個字的異文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形雖異而音、義卻並同。」「如果音、義並異，那末就應該是兩個不同的字，偶而的筆誤只能算作筆誤。在現存的宋以前的字書和韻書中，『杙』和『打』是兩個字，不僅字形不同，字音和字義也不同。」「『打』從手，『杙』從木；『打』屬端母，『杙』屬澄母或知母；『打』是『擊也』，『杙』是『伐木聲也』，『撞也』。」誠如胡先生所論，「杙」與「打」是兩個字，然而古無舌上音，「杙」從「丁」諧聲。丁，《廣韻》一為當經切，端母青韻，一為中莖切，知母耕韻，上古則為端母。唐寫本木部殘卷注「杙」音「亭」，「亭」《廣韻》為特定切，定母青韻。「杙」與「打」兩字音無大異。「杙」訓「撞」，與敞、敦、擗、楨皆有「以此物撞彼物」的「撞觸」義；「打」訓「擊」，亦有「撞觸」義，「杙」與「打」兩字義亦無大異。正如馬忠《「打」字的過去和現在》一文所說：「古時從木旁的字，現在多訛變作從手。如《說文》木部『檜』，距也。一曰：檜，攘也。」是檜即今之搶字。又『接，續木也』，段注云：『接之言接也，今接行而接廢。』是接即今之接字。蓋以檜攘接木必用手，故遂訛變作從手。杙字變為打，原因亦當如此。」¹² 我們認為「撞觸」義最初由「杙」表示，從木會意，同義的字尚有敞、敦、擗、楨，「打」

11 林巽培：〈從漢簡蒼頡篇論漢志急就正字問題〉，《書目季刊》第23卷第2期（1989年9月），頁129-146。

12 馬忠：〈「打」字的過去和現在〉，《國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1944年）。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云：「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謂事謂之打，於義亦無嫌矣。」

至遲在漢代已在語言中使用，從扌會意，表「擊」義。由於木與扌的筆誤，「打」漸包容了「杙」的「撞觸」義，大約在唐代「打」已由筆誤而成為「杙」的俗字，最終取代了「杙」，玄應、慧琳等撰寫佛經音義引用當時所見《蒼頡篇》和《說文》等字書時往往將「杙」寫成「打」，故徐鉉校定《說文》新附了「打」，以明「杙」與「打」之異。

二、「打」的字音

「打」在唐宋時漸由陽聲韻演變為陰聲韻，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云：「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耳（打，丁雅反）。」「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滴（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滴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戴侗《六書故》云：「打，都挺、都冷二切，又都加切。擊也。」黃公紹《古今韻會》和熊忠《古今韻會舉要》為「都瓦切」，周德清《中原音韻》為都馬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打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挺二切，近代讀德下切，而無語不用此字矣。」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云：「今則都雅切，幾於無語不用，而『杙』且廢。」胡明揚《說「打」》一文認為「打」的資歷也許很深。相當於漢語『打』的古藏語是rdug，今卓尼藏語是du，道孚藏語是rdog，涼山彝語是ndu，核桃箐村彝語是te，傣僳語是du，僮語是ta或tuuk。這裡面也好像有陽聲韻，陰聲韻兩系。」考佛經音義釋「打」之音有：

打，音頂	《玄應音義》卷六釋《妙法蓮花經》第一卷捶打
德梗反。《廣雅》：「打，擊也。」《埤蒼》：「楛也。」《古今正字》從手丁聲也。江外音丁挺反。	《慧琳音義》卷三釋《大般若經》第三百三十七卷捶打
德耿反。《廣雅》打亦擊。《埤蒼》楛也。楛音龐巷反。《說文》從手丁聲也。陸法言云都挺反。昊音。	《慧琳音義》卷八釋《大般若經》第五百六十六卷搥打
德冷反。《廣雅》：「打，擊也。」《埤蒼》云：「打，楛也。」從手丁聲也。今江外吳地見音為頂，今不取。	《慧琳音義》卷十一釋《大寶積經》第二卷捶打
徒丁反。	《慧琳音義》卷九十三釋《續高僧傳》第十二卷打刹
吳音頂。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	《慧琳音義》卷二十七轉錄窺基《妙法蓮花經》捶打
《切韻》都挺反，擊也。秦音得耿反。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九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卷捲打

考《切三》「打」為中莖反，「打」一讀為中聲梗韻德冷反，一讀為上聲迥韻都定反。《廣韻》「打」為中莖切和宅耕切，「打」為德冷切和都挺切。表「擊」義的「打」最初可能為方言，與「打」音近，由於木與扌的筆誤，「打」取代「打」後進入通語，疊置了「打」的音切。隋唐時雖尚能區分，但似已混同而不再強作別異，故陸法言作《切韻》並收兩切，慧琳為佛經作音義則每每指出其方言讀音的不同。據慧琳所釋，「打」音為頂是江外吳音，¹³ 今吳方言的蘇州話「打」讀 taŋ，「打」讀 taŋ 在蘇州話中屬於白讀系統，「打」的陰聲韻很可能受方言的影響由文白異讀疊置演變而來。慧琳力主不取吳音，可見其時文白異讀競爭中方言的影響。「打」的「都定反」一音在今關中方言中也有保留，據景爾強《關中方言詞語匯釋》一書云：「打 dā，擊義。這是現代漢語中盡人皆知的音義，但在關中方言詞中有時卻讀『ding(定)』意思不變。如說『他被人打了一頓』、『他不講理，拿住打』等等。」¹⁴

「打」原屈梗二，德冷切，按規律現在應該讀 taŋ，與「猛」、「冷」、「省」、「彭」等字同韻，但現在讀 ta，與麻二的讀音相同。徐通鏘《文白異讀和語言史的研究》¹⁵ 一文說：「『打』的 ta 這類零散的讀音在語言史的研究中應該進行很好的研究，因為它是文白異讀留存下來的殘跡，或者說是文讀形式調整了方言的發展方向而留下來的痕跡，隱含著語言演變的一些特殊規律。」「文白異讀是方言間相互影響的產物，權威方言憑借使用它的言語社團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優勢地位而不斷地向其他地區進行橫向(空間)的波浪式擴散，從而使音系的結構要素(聲、韻、調)滲入其他方言區，產生文白異讀，形成不同系統的同源音類的疊置。」文白異讀的疊置是一種競爭性的演變，由空間上的擴散化為時間上的演變。把「打」ta 看成音系中殘存的白讀，那是根據語音規律確定的。「曾一和梗二兩攝的舒聲韻，北京話除『打』字外已經合流，都讀 -ən。」「兩攝的入聲韻有文白異讀，文讀德、陌(麥)同韻，白讀兩韻分立。」「『打』的 ta 音是與陌(麥)的 -ai 相配的舒聲韻，是一種殘存的白讀音。漢語的多數方言『打』都讀 ta，由於得不到系統內部結構規律的支持。它不一定能與北京話作同樣的分析。它可能是北方方言影響的結果。文讀 -ən 是外方言輸入的，與『打』的 -a、陌(麥)的 -ai 等白讀形式不屬於一個方言系統。這兩種系統相互之間沒有『變』的關係，即 -ən 不是從 -a 變來的，而 -a 也不是從 -ən 變來的，而是一種文白競爭關係。文讀系統在競爭中的勝利迫使白讀退出交際的領域。『打』由於一個

13 日本學者六角恆廣《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1992)一書說，江戶時代(1603-1867)的中國語被稱作「唐話」，學習者主要是那些負責來日唐船的翻譯和貿易事務的唐通事(1604年設置的官職)。書中摘引唐通事子弟練習唐話的教科書《小孩子》中說到：「打起唐話來，任你對甚麼人講，也通得了，蘇州、寧波、杭州、揚州、紹興、雲南、浙江、湖州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說，對那福州人、漳州人講，也是相通的了。他們都曉得外江說話，況且我教導你的是官話了，官話足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

14 景爾強：《關中方言詞語匯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7。

15 徐通鏘：《文白異讀和語言史的研究》，《現代語言學》，(北京：語文出版社，1994年)，頁55。

極為常用的字，文讀在競爭中奈何它不得，因而一直沿用至今。」「梗二各韻的讀音在漢語方言中大體上分兩大體系，北方方言主元音偏高，與曾一合流，而長江以南的南方方言的主元音偏低，與曾一分立。以吳方言的蘇州話為例，梗二的文讀是 -ən，白讀是 -aŋ。」「『打』在蘇州話中讀 taŋ，屬於白讀系統。梗二各韻一般擬測為 * -æŋ、* -ɛŋ 或 * -eŋ，吳方言基本上還保持看這種讀音系統。北京話的『打』ta 是這類系統丟失鼻韻尾的結果，與山西方言陽聲韻的白讀系統可能有聯繫。這就是說，北京話的曾一、梗二分立的白讀系統和山西方言的白讀系統、長江以南的漢語方言遙相呼應，代表韻尾消失或演化時期的一個發展階段。一個『打』字的讀音指出了語言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梗二的主元音偏低、韻尾消失而與相應的陰聲韻韻合流。」

「打」在由其「施加一種力量，使客體的狀態發生變化」的基本虛化為「泛指一種動作」的抽象義的過程中，韻尾漸脫落，由陽聲韻變為陰聲韻。據黃典誠《普通話「打」字的讀音》一文考證，《廣韻》咸攝一等入聲合韻端紐下載有「搭，打也。出《韻譜》。都合切。」又盍韻下載「搨，手打也。都榼切。」認為「打」由其同義詞「搭」和「搨」的本音移花接木、張冠李戴而變成戴侗《六書故》中的都假切和《中原音韻》中的都馬切，今音為 dǎ。¹⁶ 黃峰《「打」字的音和義》一文進一步指出晉時郭璞已提到「今江東呼『打』為『度』，音量度也」。其時上古屬入聲鐸部的「度」已經和上古屬魚部的字相押，讀為陰聲韻，失去了塞音韻尾，認為「『打』字音 dǎ，應該是來源於晉代郭璞所說的江東音」。「打」在唐時已由「都冷切」和「都挺切」演變為「都假切」和「都馬切」，據敦煌變文《燕子賦》載：「燕子到來，即欲向前詞謝。不悉事由，望風惡罵。父子團頭，牽及上下。忿不思難，便即相打。」賦中與「打」相押的韻腳多見於《廣韻·禡韻》。¹⁷ 沿至宋代，隨著「打」詞義的虛化，其讀音也逐漸演變為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所記載的「丁雅反」，今音 dǎ。

三、「打」的語義虛化

「打」是一個超常的多義詞，本義為「擊」，據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載，宋時已「觸事皆謂之打」。劉半農曾撰《打雅》一文，羅列了「打」字百義，稱其是「意義含混的混蛋字」。陳望道《關於劉半農先生的所謂「混蛋字」》一文指出對「打」字所含詞義要有綜合，歸納為「打擊」、「作為」，和「用為動詞的添頭」三義。¹⁸ 胡明揚《說「打」》一文把動詞義分析為捶擊、攻戰、揮動手臂、虛化的動詞四大類九十八義。俞敏《打雅》一文析為七大類三十二義。¹⁹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歸為二十五義。《漢語大字典》將其動詞義分為三十四項，《漢

16 黃典誠：〈普通話「打」字的讀音〉，《辭書研究》1985年第1期，頁84。

17 黃峰：〈「打」字的音和義〉，《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4期，頁92-94。

18 陳望道：〈關於劉半農先生的所謂「混蛋字」〉，《太白》1卷9期；又《陳望道文集》第二卷。

19 俞敏：〈打雅〉，《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1期，頁4-13。

語大詞典》分為三十二項。符淮清《「打」義分析》一文歸為二十九義。²⁰ 劉瑞明《論「打、作、為」的泛義動詞性質及使用特點》一文指出「打」作為泛義動詞在組成動賓關係而表達時，具有「單獨使用指代某一具體動作動詞，同賓語組成詞組」、「前附於具體動作動詞，成為雙音節複詞」、「附綴於動詞後」三種形式。²¹ 曹先擢《「打」字的語義分析》一文從「打」的語義類型特點探討了「打」的本義、變義和泛指義、使動義、發生義。²² 上述各家對「打」的語義皆有詳考，此不贅。「打」具有如此眾多的語義，確實可說是「觸事皆謂之打」了，然而誠如劉瑞明《論「打、作、為」的泛義動詞性質及使用特點》一文所論，所謂「觸事謂之打」是從可能性對泛義動詞的泛義做理論性的高度概括，至於語言實際中有無某種指代用法卻或者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有約定俗成或封閉性。」如買油、買飯、砍柴、汲水、織毛方、發電報等可用「打」來指稱，發言、發熱、發書、發消息等卻未見用「打」來指稱。「打」的泛義性特點體現了語言的靈活性機制和自償性原則，但也不是「萬能」到可以無所不代。

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為人機交流提供準確又豐富的語言數據，尤其是有關常用詞的語言數據。就「打」字而言，如果僅僅羅列其所具有的詞義，那麼就如同「蘆溝橋上的獅子——數也數不清」了，難免會有所闕漏。如《漢語大詞典》雖然列了「打」的三十二個動詞義項，但實際上仍未能完全概括出其在漢語中具有的所有詞義。如《寒山詩》第一百三十八首：「誰知打大癩，除此百無能。」《朝野僉戴》卷四：「今見隴西牛，坐地打草頭。」王梵志詩第一百二十二首：「剩打三五盞，愁應來尸走。」敦煌變文《茶酒論》：「打卻三盞已後，令人止是罪深。」諸例中的「打」有「吃、喝」義，《漢語大詞典》未予收列。如果僅僅抽象地概括其指代的泛義性質也會出現稱「發言」為「打言」或「發熱」為「打熱」等生造詞語。

近年來認知語言學致力於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心理語言學的角度來探索詞匯間的語義關係和人腦中「內在詞典」的結構，力圖從人的心理角度探討詞義系統和知識結構，揭示人們認識周圍世界的認知規律。我們知道，人的語言中樞在大腦，大腦中處理神經信息的是神經元。人腦中大約有 140 億個神經元，一個神經元可與 1000 個其他神經元建立聯繫，從而在人腦中形成一個龐大、複雜而嚴密的神經網絡。人類的認知活動，包括語言和思維，就是由腦通過激活這些神經元集合中的神經活動形式而產生的。人腦中關於詞匯信息的存儲和提取構成了一個具有類似詞典功能的大腦詞庫。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於人腦內部的語言認知系統。「打」的語義分析尚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索其在語言認知系統中的語義關係或語法信息，即在羅列其語義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建立有關其動

20 符淮清：〈「打」義分析〉，《詞典與詞典編纂的學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223-253。

21 劉瑞明：〈論「打、作、為」的泛義動詞性質及使用特點〉，《湖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頁62-70。下同。

22 曹先擢：〈「打」字的語義分析〉，《辭書研究》1996年第6期，頁34-44。

態發展的語義關係數據庫，全面描述其與相關詞語間的各種組合信息，組成一個以其為中心的、發散性的、幾乎描述其所有基本語義關係的語義網絡，從而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可以說打毛衣、打手套，而不能說打衣服、打布，因為「打」對賓語是有選擇的，體現了「打+名」這類結構中「打」所具有的目的性語義特徵。²³

「打」在「觸事皆謂之打」的語言應用中由其動詞義演變虛化而產生有介詞、連詞和助詞義。劉堅等《近代漢語虛詞研究》一書²⁴和拙文《介詞「打」的最早使用年代及「虛化說」考探》、《「打」字的語義分析續補》²⁵對「打」的介詞義已有探討，此不贅，下文僅就「打」的連詞和助詞義略作探討。

「打」的連詞和助詞義也是由賓詞虛化而成的。

「打」有「相處、交往」義，如：

你若打得上這個主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你一世受用。（《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

引申有「相連」義，如：

因兄弟得成夫婦：打就鴛鴦一對，分明歸男女兩途。（羅燁《醉翁談錄》丙集）

五百年前是因緣，君今打成一對。（《張協狀元》第五十二出）

由此虛化而有「連及」義，如：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欄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

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山詩）

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五燈會元》卷十六）

《漢語大詞典》已將這類表「連及」義的「打」作為連詞收錄。²⁶

詞義的虛化是人類語言演變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虛化可以是一個具有實實在在詞匯意義的語言成份演變成一個較虛的語言成份，也可以是一個較虛的語言成份演變成一個更虛的語言成份。「打」的助詞義即由「連及」義進一步虛化而成。如：

單打單，一世無婚配；精打精，到老受孤凄；光打光，長夜無支對。（《僧尼共犯》第四折）

你脫空衡脫空，我朦朧打朦朧。（《桃花女》第四折）

23 曹先擢：〈「打」字的語義分析〉，《辭書研究》1996年第6期，頁39。

24 劉堅：《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頁224-233。

25 徐時儀：〈介詞「打」的最早使用年代及「虛化說」考探〉，《俗語言研究》創刊號（1993年12月），頁111-115。
〈「打」字的語義分析續補〉，《辭書研究》2001年第3期，頁66-74。

26 關長龍《「東壁打西壁」之方言啟示獻例》（《俗語言研究》創刊號，1993年）一文說東北遼東一帶謂腹飢空曰「前牆打後牆」，也有說「前牆貼後牆」的。《漢語方言大詞典》釋「打」說其在吳語中有「連起來」義，引例為《情歌三百首》：「豆角花開雙打雙，郎愛妹來妹愛郎。」又如廣州方言說「打我一份數」，即「連我也算在內」。這些方言中的「打」或另有來源。此承編輯部審稿時指正，謹此致謝。

沿身打沿身，身上的衣裳，肚裡的乾糧。（《劉張嫁婢》第一折）

眾人說道：「是。」一齊兒步打步的捱下橋去。（《三寶太監西洋記》第四十六回）²⁷

由此義進一步虛化又可用作詞的後綴，如：

收捉銅杓注子兩件，同兩領補打個衣裳，替我拿來典當裡去當當。（《山歌·燒香娘娘》）

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踪，到我便失驚打怪。」（《夷堅三志·己·七·善謔詩詞》）

賈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薛蟠言華，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采的，不像往日高興。（《紅樓夢》第六十七回）²⁸

由於「打」在句中所表示的只是一種很虛的語法意義，相當於一個附帶的音節，因而往往成為一個記音的音節而可寫成「搭、答、達」等。如：

甚麼行貨子，餓眼見瓜皮，好的歹的攪搭下。（《金瓶梅》第六十七回）

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邊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同上第二十三回）

任武二那廝怎的兜達，我自有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同上第九回）

儘管「打」的虛詞義多用於口語中，其由實詞虛化的過程在一般文獻資料中顯得有點晦澀迷離，但其由實詞虛化而來的淵源脈絡還是有跡可尋的。《漢語大詞典》未收「打」的助詞義，似可在修訂時補上。

四、餘論

常用詞的演變是詞匯、文字、音韻、語法以及社會文化等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其詞義的演變與其形和音的演變亦有密切的關聯。常用詞是與作為訓詁學研究對象的疑難詞語相對而言的詞語，這些詞語既不同於一般以詞頻統計為依據確定的常用詞，也不同于詞匯學中的基本詞匯的概念，而是詞匯系統中的一個核心部分，起著保證語言的連續性和為創造新詞提供基礎的重要作用。就數量而言，常用詞在整個詞匯庫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太大，但具有常用性和穩定性兩個顯著的特點。常用詞的常用性決定了其出現頻率高，使用範圍廣。從這個意義上說，常用詞的變化對整個詞匯系統而言就是一種帶根本

27 今方言中有「西瓜只打只包甜」、「這些學生個打個有上進心」。《漢語方言大詞典》釋此義有「用在『十』之後表示概數」、「用在某些重疊的數詞之間強調其數量是足足的」、「用在重疊詞間表示『每一』或強調其量之多」、「用在重疊的量詞間強調量的齊整性」、「用在重疊的單語素形容詞之間起強調作用」，如：「他已有十打天沒來吃茶了；他總算過了十打十年鬆活生活；他寫的學習心得本打本；盒打盒的糖比散裝的要貴；實打實跟你說。」這些方言例中的「打」也可能是記音的助詞，尚待進一步探討。

28 周志鋒：《大字典論稿·吳方言詞例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91）說，在有些方言中又可用在動詞後面連接表示結果或趨向的補語，如「飯煮打好吃眼去」。

性的深層次變化；就整個語言系統而言，常用詞的變化也就意味著語言的某種本質上的改變，有著同音韻系統、語法結構的改變同等重要的意義。從常用詞的衍變遞嬗可以看到上古漢語演變到現代漢語詞匯的概貌。如「到」取代了「至」，「走」取代了「行」，「睡」取代了「寐」，「想」取代了「思」，「住」取代了「居」，「看」取代了「視」，「河」取代了「水」，「腳」取代了「足」，「頭」取代了「首」，以及本文所論的「打」取代了「擊」等。²⁹ 因而，探明漢語詞匯中常用詞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演變發展的軌跡，這在揭示總結漢語詞匯發展的規律和為信息時代人機會話等提供準確的數據方面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 曹先擢：〈「打」字的語義分析〉，《辭書研究》1996年第6期，頁34-44。
- 陳望道：〈關於劉半農先生的所謂「混蛋字」〉，《太白》1卷9期。
- 符淮清：〈「打」義分析〉，《詞典與詞典編纂的學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223-253。
- 胡明揚：〈說「打」〉，《語言論集》第二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54-202。
- 劉 堅：《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頁224-233。
- 劉瑞明：〈論「打、作、為」的泛義動詞性質及使用特點〉，《湖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頁62-70。
- 徐時儀：〈介詞「打」的最早使用年代及「虛化說」考探〉，《俗語言研究》創刊號（1993年12月），頁111-115。
- 〈「打」字的語義分析續補〉，《辭書研究》2001年第3期，頁66-74。
- 《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徐通鏘：〈文白異讀和語言史的研究〉，《現代語言學》，（北京：語文出版社，1994年），頁55。
- 俞 敏：〈打雅〉，《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1期，頁4-13。

【本文屬專著類】

29 拙著《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有專章論述，此從略。